

亲情是月光下三代人并肩的剪影，是味蕾上永不褪去的记忆，是岁月长河里回荡的捣衣声……本期撷取几则亲情故事，或温暖，或怅惘，皆如星火照亮人间最绵长的羁绊。那些说不出的爱，终将在时光里沉淀成最动人的诗行。



## 河畔记忆

■王文瑄

搜寻我记忆里关于家的温暖，脑海出现一句话：你挑水来我浇园，夫妻双双把家还。

时光回到儿童时的暑假，一个悠闲的下午，蝉鸣阵阵。父亲将自行车推至院门，车后座绑着的两桶衣物随车轮颠簸轻晃，母亲挎着竹篮走在车旁。我欢欣雀跃，尾随其后，恍然间，塑料凉鞋里灌满细沙，倒也不觉得硌脚，毕竟小河的粼粼波光已在眼前。

我踏进清浅的小河，凉意从脚底直达身心。我开心地对妈妈说：“这里的水好深，就要漫过我的膝盖了。凉鞋进石子了，有点扎脚。”不知不觉中，我越走越远，在爸妈一次次的召唤声中，我紧追慢赶，追上他们的脚步。

母亲选定的洗衣点在有几块青石板的浅水岸边。我蹲在青石板上，看她将浸透的衣衫铺展成帆，木槌起落间，溅起的水珠在阳光下碎成彩虹。肥皂的清香混合着河水的气息在热浪里升腾。

父亲的吆喝混着水声传来，惊起几只野鸭掠过水面。我攥着渔网的手被麻绳勒出红痕，却在

收网时瞥见银鳞闪烁。当第一尾黄颡鱼在桶中翻腾，尾鳍扫过水面的涟漪竟与母亲捶打洗涤的节奏相合。暮色四合，父亲总能从河水中捞起沉甸甸的收获，那些还在挣扎的鱼，此刻已化作竹篓里跃动的星光。

待母亲将洗净的衣衫叠好压进车筐，父亲也开始收网。他将鱼篓斜挎在胸前，一桶丰硕的战利品绑在自行车旁，我抱着装小虾的玻璃瓶蹦跳在后。一家三口拾掇行装，迎着夕阳的余晖往家赶，车铃叮当，惊起岸边蛙鸣。此刻轻风拂面，原本疲惫的身体感到阵阵清凉舒缓。斜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细长，河水载着肥皂泡沫缓缓东流，载走了整个童年的暑气。

多年后，每闻到肥皂清香，我总会想起那个被河水浸透的午后。父亲的渔网、母亲的木槌、我瓶中的小虾，连同河面漂浮的云影，都成了记忆里永不褪色的水彩画。

作者单位：郧西县林业局

## 生生不息

■索宗臣

父亲在我心目中，是一座大山，传递着坚韧不拔的力量。

去年，积劳成疾的父亲突发重病昏迷不醒，在医院抢救了一个多月。命虽保住了，人却憔悴了许多，明显苍老了，曾经180斤的壮汉瘦到了110斤。我在想，怎样才能让父亲恢复曾经的模样呢？

父亲小时候家里穷，15岁离家，不满18岁就参加工作，从乡下老家一步步来到城市。我1岁时，奶奶中风偏瘫。如今我13岁，奶奶瘫痪在床已12年。父亲艰难地支撑和守护着这个家，一刻也未曾停歇。

出院时，医生特意叮嘱父亲：适度运动，调养身心，以便更快恢复。

父亲是长跑健将，曾是元旦迎新长跑赛获奖者。他喜欢在晚饭后散步，我上初中后，功课渐忙，已很少有时间陪他散步了。没有我的陪伴，父亲多是晚饭后出去走一走，回来后坐在窗前的小板凳上，默默地看着我写作业。夜深人静，我看着清冷的月光洒在他略显佝偻的身上，几次看到他眼里闪着清冷的光。

上周末，我们一起去看望爷爷奶奶，正值农历十五，月亮格外圆。晚饭后，我提议：“我们一起出去散步赏月吧。”大家同声说好。我旋即起身，推着轮椅上的奶奶走在前面。

我们一路从爷爷家走到村边的小河旁，四下无人，唯有河边草丛中的小虫低声鸣唱着。

忽然，“扑通”一声，一条大鱼从小河中一跃而出，跌到岸边草丛里。我停住脚步，正准备上前抓鱼，父亲说：“别动，它嘴里含着小鱼呢。”我愣住了。

父亲说：“这是乌鱼，很凶猛，但对小鱼仔却极其呵护。大鱼将鱼仔含在嘴里，直到它们安全长大，才会放回到河水里。”父亲告诉我，他小时候爷爷也常带他在月光下散步，会经常看见这些乌鱼在小河里游来游去，后来很难见到它们一跃而出的身影了。

爷爷说：“乌鱼也叫黑鱼，大鱼在产仔期间因心力憔悴，眼睛会暂时失明，这才慌不择路跳上岸。”这是大自然的生灵生生不息的见证。就像我们，一家人相依相扶，爱的力量让生命延续。

我们小心翼翼地合力将鱼送回水中，乌鱼摇着尾巴，激起一圈圈涟漪，快活地游远了。

爷爷调转轮椅说：“走吧，我们不打扰它们了！”父亲紧跟其后，我在最后。爷爷、奶奶、父亲和我，一家三代人，在月光下排列成一组满格信号，正好倒映在那一圈圈涟漪里。

作者地址：十堰市实验中学七(22)班



## 金边洋芋片

■程长明

晨光熹微时，我路过热闹的菜市场。熙攘人群中，一位大姐的菜摊吸引了我——一筐小洋芋，比鹤鹑蛋大不了多少。

刹那间，我想起童年吃的“金边洋芋片”。那时，母亲会在每年收完洋芋后，选一些比较小的洋芋，为我炒这道菜。有时太忙就懒得刮皮，切片后直接下锅。那独特的味道，至今仍萦绕在我的心头。于是，我一时兴起，买了两斤没刮皮的小洋芋，准备重温这道菜。

然而，当这些圆溜溜的小洋芋被我带进厨房时，我才意识到，给自己找了个大麻烦。它们个头小巧，稍不留神就骨碌碌地滚到案板下去了。

小洋芋个头小，拿捏不便，刮皮着实麻烦。或许，正是因为如此，才有了金边洋芋片这道菜。我握着刀，将一颗小洋芋按在案板上，刀刃刚碰到它的表皮，这圆滚滚的小家伙就骨碌碌地跑掉了，仿佛在嘲笑我的笨拙。不过，这些小家伙终究都是我案板上的菜。不一会儿，一盘小洋芋就被我切成了厚薄均匀的片。这些洋芋片躺在白瓷盘里，边缘都有一圈褐色的皮，就像给皎洁的月亮镶

上了一道金边。别说，还挺有艺术感。

烧锅下油，丢一点干辣椒和蒜末煸香，再将镶着金边的洋芋片一股脑儿倒进锅里。一时油星四溅，满屋飘香。锅铲翻动间，洋芋片渐渐成熟，变得透亮。起锅时，撒上一点青葱，心心念念的金边洋芋片，便大功告成。

我迫不及待地夹起一片放入口中，因为没有去皮，那麻涩的滋味瞬间在舌尖上散开。但奇怪的是，这麻涩之中，竟有些许泥土的清香。这种独特的风味，让我仿佛回到了童年，回到了母亲温暖的厨房。

原来，有些风味，非得带着一分原始的质朴、二分随意、七分豁达，才能酿出十分的滋味。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我们总是拼命地想要刮去那些毛躁的边角，追求所谓的完美，却不知，正是这些毛躁，才造就了生活的另一番滋味。

山珍海味固然让人垂涎欲滴，但带着泥土气息的烟火气，才是岁月最熨帖的滋味。就像这金边洋芋片，它或许不够精致，不够完美，但却有着最真实、最温暖的滋味，那是生活的味道。

作者单位：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## 手擀面里的光阴

■秦昌汉

灶台上的老面盆积了一层灰，母亲揉面的温度却仍留在我的掌心。手术室的警报声刺破黎明时，她枯瘦的手突然攥紧我，指甲深深陷进我的掌心——像极了她揉面时发狠的力道。

1996年，春寒料峭，我缩在漏风的教室里啃冷馒头。教室门忽然被撞开，母亲裹挟着寒气冲进来，怀里抱着搪瓷缸。她结冰的辫梢扫过我发烫的额头，缸里浮着油花的面汤仍冒着热气。“趁热”两个字还哽在她喉头，人已旋风般消失在走廊尽头——那天她来回跑了二十里山路。

搬到县城那年，母亲在护城河边的荒坡上垦出三分地。深秋的月光里，她佝偻着腰抢救最后一茬白菜，

霜白的发梢与菜根上的冰晶缠作一团。我举着搪瓷缸追到地头，面汤上漂着的葱花撞碎了她额头的汗珠。

我结婚那日，喜宴散尽，母亲从围裙里摸出个油纸包。层层剥开，竟是一块喜饼。“当年你爹娶我时……”她忽然顿住，把饼掰碎泡进面汤。蒸腾的热气中，那些未说出口的艰辛化作细密的面絮，沉甸甸地坠在碗底。

如今，我学着母亲的样子揉面，面团总不听活。老面盆突然映出双影——原来这些年，她一直站在我身后，手把手教我把手日子揉出筋道，将冷月光擀成暖阳。

作者地址：十堰市汉江南路